

熟悉东方文化传统
向读者介绍亚洲的哲学思想和思想家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DONGFANGZHEXUEDELICHENG

东方哲学的历程

在欧洲，哲学和信仰毋宁说是某种装饰，而不像东方那样是生活本身。东方生命智慧将是拯救现代西方文明走出困境的精神粮食。这让我们不得不拜倒在东方哲学面前，并将其视为最高哲学的故乡。

[锡兰]L·A·贝克/著 刘睿铭/编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熟悉东方文化传统
向读者介绍亚洲的哲学思想和思想家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DONGFANGZHEXUEDELICHENG

东方哲学的历程

在欧洲，哲学和信仰毋宁说是某种装饰，而不像东方那样是生活本身。东方生命智慧将是拯救现代西方文明走出困境的精神粮食。这让我们不得不拜倒在东方哲学面前，并将其视为最高哲学的故乡。

[锡兰]L·A·贝克/著 刘睿铭/编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哲学的历程/刘睿铭编译.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 3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ISBN 978-7-81132-516-4

I. 东… II. 刘… III. 东方哲学—哲学史 IV. B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619 号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责任编辑: 黄长根

装帧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编: 33004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6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2-516-4

定 价: 288.00 元(全 8 册)

序 言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用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方式向不熟悉东方文化传统的读者介绍亚洲的思想和思想家。这意味着不是对原著照直全译,因为翻译需要我们熟悉专门的英文术语,而这些术语却往往不能充分表达原文的含义。我惟一希望的是,我的努力不会白费,也没有也不至于误入子弟。

亚洲思想的价值日益为西方学者所承认,了解亚洲思想宝库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商队带着比金银珠宝更贵重、更令人向往的财富从亚洲腹地源源不断地涌向世界各地。

西方人的成就主要是在智力开发与应用方面,而东方人则发展了人类的智慧。唯有日本是个令人感兴趣的例外。日本人的思想似乎是东方与西方的糅合,它既有与东方思想相像的地方,又有与西方思想一致的地方。而要介绍亚洲的思想成就,伊朗人的独特贡献也不能不提及。

东方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并不冲突。二者倒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为用。这一观点如果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同,将是莫大的幸事。如果那样,将会出现思想的自由传播。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则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如果缺少了这两方面的共同基础,各民族间将难以沟通。而理解恰恰是当今时代最必不可少的。在本书中,读者至少可以发现东方思想所构思、阐述的深切的侧隐之心。我认为,这种侧隐之心,是人类思想在所有领域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为了写作本书,笔者除了对那些所涉及到的国家及其人民、他们的信仰和哲学等等方面进行些了解之外,还参阅了大量有关书籍,而且还与很多东方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过探讨。在此,我对那些书的作者们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如果将有关著作者和友人的名字全部列出,简直是不可能的——那可以另写一本书了。我只是想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像本书这样的著作绝不可能无所借鉴。书后所附书目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夸大本书中大量的引用、转述和提要,更不敢企望这小小的附录能充分表达我对那么多学者的不尽的歉疚和感激之情。开列这张书单,仅仅是想对那些愿意就本书涉及的内容做更多些了解的学生及研究生们

有所裨益,仅此而已。如果有哪位专家学者愿意垂顾拙著,请千万体谅本书写作的初衷,体谅笔者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介绍东方思想时的艰难。也许,真正的“理解”会不经意在这里出现,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魔障”的人是难以体会其中的滋味的。

亚当斯·贝克

(依·拜灵顿)

1928年于锡兰^①

^① 今称斯里兰卡。

目 录

第一章 印度哲学的源流 (1)

哲学成为印度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个部分,它未曾从宗教体悟中独立出来,也从来不是富有而有教养的人的专有财富或独享领域。普通百姓满怀热情地品味着它,思考那些他们可以明白的事情,而不去理会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植入他们心中的哲理足以令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多姿多彩。

第二章 冥想和力量 (43)

印度哲人说:“不理解神灵,就不能理解人类。”有些时候,人们好像意识到:只有那些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够洞悉那隐藏着的真理。瑜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理解印度哲学和佛教思想的深奥之谜的钥匙。

第三章 《薄迦梵歌》及高级意识 (77)

《薄迦梵歌》讲的是一个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间殊死搏斗的故事,最终是善良和正义战胜了邪恶和非正义。再也不可能比《薄迦梵歌》对宗教与哲学更高深的表述了;再也没有比那关于人的精神赖以寄的瑜伽更强有力的表述了。

第四章 佛生佛灭 佛法无边 (89)

佛陀身上具有人类伟大导师的特殊品格。尽管与耶稣基督相比,二人之间差异明显,但是他们之间相似之处也十分明显;而且,作为伟人二人确实难分伯仲。

第五章 最崇高的哲学 最世俗的宗教 (117)

佛学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具备前因后果,因此,规律和宇宙,合二为一。

第六章 波斯人的苏非主义 (139)

苏非主义是伟大的雅利安文化在东方的又一道灿烂的光华,是东方的又一团真正的哲学圣火。毫无疑问,那种引导着东方人趋向哲学和宗教的精神生活和理想主义的戒律,赋予了苏非主义某种非凡的、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力量。

第七章 西藏《死经》 ——死生之间 (151)

西藏这一关于死亡的学说是一部欢乐的福音。那些罪孽,犹如一场噩梦,就像是萦绕在周围的迷雾,一遇到真理照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了。因为,一旦人认识了自己,这些梦魇就消失了,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他一边坦然前行,一边朗声大笑。

第八章 最伟大的教师 ——孔子 (162)

中国是中国人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毅力和判断塑造而成的。一个中国人,无论是佛教信徒还是道教信徒,他首先一定是个儒教信徒。他想逃也逃不脱,况且他也根本不会想逃脱。孔子的这一巨大的影响力还波及到日本,并在大和民族最初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微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第九章 孔子学说 博大精深

.....(199)

即使没有得到全世界的一致认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子就是最伟大的人。他的才智受到全体中国人的崇拜,中国人给他戴上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花环,其中最美的一个就是道德的化身——完美的绅士风度的化身。

第十章 中国古代社会的灵魂

——四书五经

.....(219)

人们在孔子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完人,君子和道德高尚者。这一希望并非在遥不可及的天上,而是能够在地面上得以实现。这就诞生了理想的国家,这种国家由具备高尚的人格境界和榜样力量的人来统治,他们能登上君主宝座的惟一原因是道德上的完美无缺。

第十一章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子

.....(247)

如果说孔子所构建的思想体系是以普通人为对象的,是服务于他们的追求的话,那么老子的高耸入云的思想,则是服务于那些必须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们的。

第十二章 嬉笑怒骂 道寓其中

.....(259)

庄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著作使人们深信,中国完全能够使自己的哲学比别的任何哲学更妙趣横生。让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在他那副谐谑笑骂、幽默风趣的面具背后,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真实面孔:是在哭还是在笑呢?除非你也以庄子的方式进行思考。

第十三章 帝王之师

——孟子

.....(281)

孟子,并非完美无缺,但他有非凡的智慧。在许多人
都认为孔子思想已经日暮途穷时,只有孟子能够独立潮
头,以超人的信念挽救了儒家思想,使其重新焕发出光辉,
他深刻地预见到了孔子思想势必激发出中国人的想象力和
激情,他无愧于中国的伟大先知的称号。

第十四章 中国和日本的禅宗

.....(298)

中国是把禅宗当作艺术的语言而接受的。中国人认
为,就像物体影子离不开物体一样,物体本身则依赖于上
帝(神祇)的观念。

禅宗在日本演化成文化修养极高的人的哲学,与日本
人性格中的武士道禁欲主义融合起来了。

后 记

.....(310)

随着星移斗转,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表现出折中调和,
越来越趋向于吸收、融合一切事物的精华。既然我们认为
伟大的信仰是相互沟通的桥梁,而不是相互隔离的壁垒,
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人们将来一定会鼓励破除所有的信
仰壁垒,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

第一章 印度哲学的源流

哲学成为印度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个部分，它未曾从宗教体悟中独立出来，也从来不是富有而有教养的人的专有财富或独享领域。普通百姓满怀热情地品味着它，思考那些他们可以明白的事情，而不去理会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植入他们心中的哲理足以令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多姿多彩。

倘若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涉及到有关亚洲的话题，并且有人要求他就这个话题说些感想，那么他对亚洲的印象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景象：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并且到处流传着传奇故事的大陆；在商业交往方面，则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西方的规则监督下进行商品流通的所在；那里住着的是半开化的甚至野蛮的土著，在与他们进行平等地交往之前，亟待对其进行基督教化和文明开化；不过，日本人则像是经过特殊训练而极善于模仿的猴子，出人意料地奋力从这种宿命挣脱出来，硬挤入西方的行列，并由此而激发起亚洲其他部分的信心：亚洲人完全有能力实现自我管理，而不必依靠西方人。

此外，这位老兄还会添枝加叶地讲述诸如亚洲的廉价劳动力的威胁，欧洲人在亚洲的立足之难等等。如果他对知识有些爱好，也许会热心地问些诸如亚洲人对人类哲学、都市建筑、思想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到底有哪些贡献之类的问题。他也许会十分赞同中国人真的有些“奴性”的说法，随即又说他发现日本人做生意时非常狡猾。不等你有所反应，这位老兄就会一溜烟地跑掉，因为他沉湎于西方的超级迷信之中难以自拔。

当然，持这种落后于时代的观点的梦境中人快要绝迹了。然而，在这为数众多的以讹传讹的每一个臆断和妄语的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哲学指引着亚洲各民族的前进方向？并且，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随着欧美与亚洲联系的日益密切，亚洲问题正一天天变得与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息息

相关。在这种形势下,研究亚洲的哲学思想及其民族性,研究那些创造这些思想成果的人们,并且从中得出有关亚洲价值体系的一些明确的结论,就成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我希望能以简单明了的文字实现这一目标并能使所有对亚洲感兴趣的人,特别是那些不得不关注亚洲及与自己的相互关系、不得不思考这种相互关系对自己的现实影响的人们有所助益。再者,突发事件往往会迫使我们关注和思考亚洲问题,此时我们对亚洲的了解和理解将变得极为重要。总之,研究亚洲将会使我们有很大收益,当然这种观点仅是所有观点中的一种——我的一家之言而已。

最近,印度的一些愚昧无知现象和社会陋习,诸如血祭、童婚以及其他种种令人不齿的弱点和阴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侧目。这些阴暗面是确实存在不可否认的;但问题的另一面却常常被忽略。而且造成这些阴暗面的原因也未被认真探究,而这恰恰又正是最重要的。我真诚地企盼,有教养的亚洲人能用莫大的勇气和正义之心加上较多的知识储备,去认识我们欧洲的阴暗面,去冷静接受我们欧洲那同样一团糟的局面。基于以上的两种情况,哲学素养较高的人们应该能够明白,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形下,正确估量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以上两种情况的每一种中,人们都将希望先寻根溯源,然后才能进行“末日审判”。寻根溯源——这正是本书所要试图去做的。

这是一本以阐述亚洲哲学思想为本的书,作者并不关心这些哲学的实践效果。哲学本身所阐述的那些真理究竟有什么用途。对真理的探索并非出自世俗的功利目的,一旦哲学变成有意识的功利主义的东西,就等于丧失了它自己的本性。对于那些以某些伟人的思想为源泉、并因那些伟人而占有一席之地的哲学和信仰的细枝末节进行细究——这样做得翻遍整座图书馆;我只希望能指出关键之处。基于此,我要从印度哲学开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印度是亚洲思想高塔的关键之所在。这样说来,对中国而言,也许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哲学比之于印度哲学有太多的例外。但毫无疑问,中国在后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印度的影响和印度思想,因此对那些异议就不必过分的强调了。

那么就这么定了!我们就从印度开始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在哲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印度,做这样的区分尤其难以做到。在那里,宗教已经先入为主,时至今

日依然影响着那里生活的景观,甚至那些对宗教有异常迫切、偏执的需求的犹太人也无法望其项背。因而,要写印度的哲学就必须从宗教入手,而不是割裂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那些确立印度哲学早期形态的先哲,是衍生出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印度—欧罗巴种族的古代强大的种族的一个支族。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自称为“雅利安”,意即“高贵者”,这个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德语中,即 ehre,意为“名望、声誉”。他们以肤色为标准的种族排外传统源远流长——这在当今的英美两国仍然是种族的鲜明印记。他们高傲地保持和延续着与被其侵占和征服的其他地区的有色种族的区别。

这个衍生出印度—欧罗巴和雅利安两大种族系统的种族,这个后来支配了古老大陆命运的种族,其发祥地在何处呢?这一点已无从查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我们的祖先与印度—雅利安人移民相揖而别的情景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湮灭,但他们有着同一祖先;并且学术界一致认为,在大约公元前 6000 年前,一支还没有分化的被称为“赛卡”的部落,在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及其以北的地方过着游牧的生活。对于这个族群后来的分化有两大著名论断:其一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其二是人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其中的一个分支的后人飞越大西洋、攀登喜马拉雅山。正是这两种力量在很久以前曾促使赛卡部落的一个分支决定进行更为重大且更为勇敢的精神历险。当然,不是很多人全背井离乡,而是本部落中的那些小的游牧群落中的某些勇敢的人,就像童话中出去寻找财宝的探险家一样,先民们相揖而别,有些去了东方,有些去了西方。自那以后又发生了很多传奇故事,直到有一天他们再度相逢,却是刀兵相见,相互残杀。

其中一支部族,让我们称它为“西路军”,一路游荡到了欧洲,大约途经俄罗斯南部到了今天的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地区。另外一支则转向了东方,顽强地攀山越岭踏出一条通往东方的路(他们走过的崎岖山路也是后来入侵者之路),来到了他们后来称为印度斯坦的灿烂国度,建起了他们美好的新家园。

就这样,他们抛亲别朋,离别故土,各自踏上自己选择的漫漫旅程,他们怎么会想到从此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习惯、哲学甚至是肤色上的差异,像汪洋大海般将他们分隔开。尽管如此,事实上两个分支都带着某些抹不掉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在后来的年代成为揭开他们具有共同祖先的钥匙。

由于存在着共同的原始语言，他们的思维习惯相同，后来的欧洲哲学和印度哲学都是遵循着这些习惯而演进的，不管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多么大变故，也不管他们相互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在印欧哲学家的思想之间仍能找到同宗同族的痕迹，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和杰出的印度—雅利安哲学家之间就是如此。他们的早期的神话是很相似的。语言方面也存在很多的一致成分。如系动词，在梵文中是 *asti*，希腊文中是 *esti*，拉丁语是 *est*，英语中则为 *is*。它们的语言中都有关系副词、冠词、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对比过像希伯来语、汉语、日语等毫不相干的语言的人，应该明白这些共性意味着什么。此外，这两个语言系统中都含有动词的直陈式和虚拟式，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也都使用变格。过分详细地讲述这些会使人感到冗长而沉闷，但这些东西本身实际上是很有趣的，通过对语言和思维习惯的研究提示的是思想的基本框架，动物相同或相似的骨骼和牙齿可以证明它们同属于某一物种，其中的道理也是如此。哲学家们断言我们与印度—雅利安人的语言同出一宗，这种共同语言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万年，在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当我们浏览印度宗教和哲学作品中所用的语言时，就会发现那实际上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语言的十分美妙的变体，尽管不十分规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原始语言并无书面记录，只是由东方人凭借超强的记忆一代又一代地口耳相传下来。著名的东方学家马克斯·穆勒所说，书面文字被用于文学创作，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后；在此之前，任何民族都不曾以书面文字进行过文学创作。

十分令人好奇的是，很多用于哲学范畴的词根至今仍与我们密切相关。梵语中的 *manas*，即精神、头脑、心理、理智，在拉丁语中是 *mens*，现代英语是 *mentality*。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要在此全部罗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在相互隔绝的印度—欧罗巴人与雅利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思想纽带——就像淹没在大海中，但在海岛之间好似水下桥梁的暗礁能说明各个海岛上的动植物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和奇特的共性一样。

但是，对我们的共同祖先们的哲学思想曾经达到的高度，却绝不可做过高估计。我们从那些在印度的所见所闻知道，尽管那时的哲学思想堪称奇迹，那里的文化宝藏后来哺育了希腊和印度——当然是在各民族自身的基础上，使他们得到建造各自文化传统的丰富材料，但这些思想材料却无疑是处于初始阶段的。

在经过长久的分离之后，希腊人的某些高耸入云的思想成果是否曾经从印度

得益呢？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由于雅利安人或高贵的波斯人与他们的印度亲戚在信仰上同出一宗，他们应当可以带着印度人的学说自由地进入希腊。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曾有希腊人对著名波斯先知人物琐罗亚斯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他都十分熟悉）的思想进行过研究的记载。

我不能证明印度对我们欧洲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我可以讲一段一位印度哲学家访问苏格拉底学派的故事。据亚里士多德学派记载，苏格拉底告诉那位尊贵的印度学者，他自己所做的工作中包括对人生的探究。那位印度人微微一笑回答道：“不先事神，如何事人？”这话颇有深刻的、鲜明的印度箴言的意味。马克斯·穆勒认为，仅这句话就给了他强烈的印象：那个故事极可能并非虚构。

没什么理由否认这段轶事的真实性。就像我自己亲眼在卡巴山口看到的那种情形，商队来往于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其他地方的商人，如从拉德克、土耳其斯坦或从中国等地，云集到那广袤的幼发拉底河谷。站立在这些地方，我突然明白，这里运送的不单单是食品、衣料和珠宝等商品，人类的思想也曾沿着这些商路往返交流传播，而且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人类记事之前，而且我相信它实际传播的要比现存的要多得多。

智者挟着他们的智慧，诗人带着他们的充满激情的诗句和传说源源涌来。由此，印度人把他们的轮回观传给了柏拉图。柏拉图坚信这种轮回学说，就好像那观念是在他自己的头脑之中产生的一样。

也许是先祖的智慧在两个国度都发生了奇特的成果，各自独立哺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也较为明显：对精神世界深切而真诚的信仰，这在后来的欧洲由于战乱频频及商业贸易的兴起而变得黯然失色；对母亲和妻子等女性的尊重，后来的印度则因为风俗习惯与雅利安族截然不同的种族的入侵衰微消失。命运注定了这两个同种支族相距越来越远。他们共同的亲缘关系不断疏远，直到变得像一首现代诗歌所描绘的那样：

哦，东方即东方，
西方即西方，
兄弟俩再难相聚，
永不能破镜重圆。

然而也许还不会太令人悲观，诗人在结尾处激情迸发道：

但是，本无所谓什么东方，
也从来无所谓什么西方，
既没有边界，也没有分化，亦没有生育，什么都存在，
两个强健的汉子将会拥抱在一起，
尽管他们站在世界的两端。

强者注定要在思想碰撞的刀光剑影中相遇。当思想在今天碰撞时，必然会产生出越来越丰富的成果。

事情就这样，向东迁徙的雅利安人在印度定居下来，延续着他们古老的传统。很多古代文献记载着有关他们最早作为旅游者或朝圣者来到现在的家园的事迹。

当然，这并不是各民族共有的前进道路或历史。希伯来人有进入“希望之乡”的记载。但不列颠人、条顿人，还有希腊人显然没有与之类似的在自己的国家定居的种族记忆，尽管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有过经过民族迁徙的土著人居住过。在很多印度民间传说中，都提到一支黑皮肤的人种，他们长相很漂亮，但也很危险。这些黑人反对雅利安人的入侵，他们用女人的美色诱使雅利安人抛弃自己的传统，缓慢但巧妙地把自已原始粗陋的生活方式融入这些外来的雅利安统治者的习俗。

印度的雅利安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高高在上的贵族优越感，决意要统治其他一切的种族。一边统治别人，一边还教导他们说，顺从就是他们的天职，教导他们要卑躬屈膝，教导他们遵守法律和习俗。这种种族特性在美国、加拿大的历史上及所有印度—欧罗巴人种所侵占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显现着。

初次走近印度时，我们最初的印象会是：这是个比较开化的国度，对于精神世界颇为专注且达到了很深挚、很真切体悟的程度，他们自己所构建的社会秩序也取得了实际效果。这些人可能引用了施莱马克的宗教和哲学观念并全部地予以接收。他们认为：“宗教是我们绝对的、完全的、最根本的依靠，它决定我们，我们却不能左右它。”这要以伟大的具有超凡的精神，能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把民族精神汇集到那些关系到人类的终极问题上去的精神导师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在印度，这种古代的伟大导师最初只存在于传说中。在领袖诞生之前，印度人几乎是半人半神地关心着那些自由流传在人们之间的各种思想，但其中却没有涉及他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或人格方面的东西。这在一个人的存在总是趋向要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的国度中，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所有这些都与印度—欧罗

巴人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如果这样的设想成立的话向东和向西迁徙的两大支族的分裂,可能是因为“西路军”很少关心形而上学和精神方面的事,而“东路军”的每个人都对有关人与神的关系这样的终极问题充满热情。

当然,这仅仅是纯粹的想像罢了。可是西方人从未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信仰,因而,像从东方进口茶叶和香料一样不得不从东方引入宗教。这种事实是确凿无疑的。除了向可怕又贪婪的众神奉上人或动物的祭品以外,西方人就此罢手,就此止步不前了。后来他们确实孕育出了古希腊的伟大哲人们,但这些先哲却把那些关于神的古老的传说抛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为了获得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食粮,他们不得不转向东方求助。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高卢人、古不列颠人的神祇大都短命。“潘神死了!”的哀号声弥漫在爱琴海上空,而此时的东方哲学已为征服并统御用权杖和利剑支撑着的西方世界做好了准备。东方以伽利略的方式征服了西方。

对于现在的许多人看来,发源于亚洲的东方思想似乎将再次统御西方世界,以把西方从功利主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这为印度—欧罗巴人与雅利安两大民族将再次聚首提供了可能。东方人,心高气傲,崇尚贵族精神,向往来世,从容不迫,各种不同信仰和哲学共存共荣,以太阳为中心构造出伟大辉煌的精神世界体系。而西方人,忙忙碌碌,重视现世,专注世俗,追求实利,固执己见,蔑视他人,排斥异端,喜好金钱更喜好追求肉体享乐,在精神发展的层次上远远落后于东方人。这种最深刻的内在差异一直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最初本是同源同根的两个民族在哲学上融合起来的基础何在?这就是本书所要探索的有关思想发展的历程。

要发展这种与宗教水乳交融,共同前进的哲学,和平是必需的前提,巨富和赤贫这种极端的情况也是必不可少的。雅利安人定居下来以后,所建立起的是一个有利于产生哲学的国度:崇山峻岭环绕四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既危险又难以通行,构成了即使今天也依然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九曲十弯的大河流向遥远的大海;广袤无垠的森林像巨大的思想圣殿,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在里面冥思苦想宇宙的奥秘。怡人的气候造成了人们安详和冥想的习惯。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商业竞争是何物,因为大地可以提供给人们需要的所有物品,由于那里的人是牧民和农民,很多世纪以来一直过着十分简朴又怡然自得的生活。

他们面临着组成一个有利于他们统治其他各民族的公正而且能带来繁荣富

裕的社会组织。因此发展出一种高明的哲学成为必要,因为这是一切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路明灯。他们说,“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智慧源泉和指路明灯,是从事任何工作的途径和手段,是履行一切义务的精神支柱。”

因而,印度人的哲学并不局限在书斋揣摩或课堂里讲授。哲学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从未从宗教体悟中独立出来,也从来不是富有或有教养的人的专有财富或独享领域。普通百姓同样满怀热情地品味着它,思考那些他们可以明白的部分而不去理会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他们心中的哲学养料足以使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丰富多彩,时至今日依然如故。为什么欧洲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呢?为什么崇尚民主的西方人如今才领悟到:原来自己一直走着的路是充满坎坷、痛苦和磨难的?为什么西方的劳工阶级从来没有被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引导到热爱精神世界的觉悟的水平,哪怕达到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较低些的水平呢?随着对亚洲哲学的研究的逐步深入,就会得出答案。

直到最近,西方人才知道,印度的精神一直是自由的。

最初基督教向西方世界提供关于生活的精神哲学时,它将严酷苛刻的教条强加给西方。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些不能接受基督教教条的人都会受到极刑惩处;传奇故事中的世界主宰朱诺^①的巨车的惩罚,在欧洲比在亚洲要真实确凿得多。这样一来,欧洲人为了挣脱追求精神自由的桎梏,必然迫使他们干脆彻底抛弃那些僵死的教条教义,连同其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也一起丢掉了。而在印度,个人心灵从一开始就是自由无羁的,从最初选择灵魂该是什么样时就是这样自由。从无神论的面包,到丰富多彩、激情四溢的男性和女性神祇所编织的花环,每一种事物都代表着印度人发自内心的崇敬、热爱神灵的诸多热情。因而,精神的、灵魂的观点具有普遍性,人们各取所需而不会受到责难强迫。孩子们呆在自己父母的家里,自由自在地亲近信奉的神灵;而在欧洲,他们则畏缩在反复无常的上帝面前忍辱负重,忍受非人的虐待。

印度人专心地关注着上帝这个最高实在,但也不曾忘记只有知识才能敲开智慧之门。在那里,诺贝尔·莱斯成功建立起严密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基础。拉德克利斯南教授写道:“他们丈量了土地,分开了年月,绘制成了天文图,沿着黄道面描绘了太阳和行星的运行轨道,分析了物质的构成,研究了鸟类和昆虫的习性

^① 印度教主神之一。据说,每年的宗教节日中,以巨车朱诺神像游行时,有些虔诚的信徒自愿投身轮下被轧死。